

# 枝头玉盏，盛着春天的光

□ 倪云



读树 笔记④

3月20日，春分至。花信风轻摇花枝，先是海棠浅笑，接着梨花飘雪，随后木兰（木兰科玉兰属）亭亭玉立。为寻访古玉兰，笔者追着花信风奔赴浙江杭州，在古刹深山，一树树“木笔生花”，书写春明景和。

从实用之树到江南才子集体“粉”的高洁“玉树”

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。  
我知姑射真仙子，天遣霓裳试羽衣。

——明·文徵明《玉兰花》

杭州西湖，天竺路长约两公里的古道尽头，千年古刹法喜寺中，一株古玉兰，今年是第507年花开，花期仅有7天左右，历年多从农历二月十二花神节开到二月十九观音诞辰日。清代才子李渔感叹：“世无玉树，请以此花当之……故值此花一开，便宜急急玩赏，玩得一日是一日，赏得一时是一时。”

玉兰多雅号，如木兰、木笔、辛夷、望春等，为最早偏实用之树，春秋时期吴王阖闾(hé lú)就在浔阳(今江西九江)植木兰“用构宫殿”。战国时屈原说得更全面：“桂櫂(zhào)兮兰柂(yì)”“朝食木兰之坠露兮”“桂栋兮兰橑(liáo)，辛



图为杭州天目山下，百年玉兰绽放。 倪云 摄

夷楣兮药房”——做船材（“兰柂”即“兰舟”）、做建材、入食入药。东晋时，有“芝兰玉树”典故，比喻有出息的子弟。

玉兰后渐转为观赏和寄情。到了法喜寺这棵古树被栽种时——五百年前的江南，经济繁盛，文士雅集，才子们却面临空前的高压氛围，于是转而“内求”。玉兰在画中，由五代徐熙《玉堂富贵图》里的繁复热闹，变为文徵明画笔下的素净清欢。

明代江南才子集体喜欢玉兰，文徵明更可谓古往今来头号“玉兰粉”，写玉兰、画玉兰、种玉兰，把自己的藏书楼称

为玉兰堂，藏书印曰“玉兰堂”“辛夷馆”。画风也如木笔生花，工秀清苍，干净平和。其所画的《玉兰图卷》中23朵玉兰花，从含苞到半放，再到全绽，朵朵生动。

**木兰科“跨物种爱情”，绵延上亿年**

心吐毫，枝折管。细萼芳苞春日暖。  
疑蘸水，欲书空，写出韶光留著款。  
——明·高濂《木兰花 木笔 一名辛夷》

杭州天目山下，禅源寺的百年玉兰，跟著名的“顺治皇帝因董鄂妃出家”

爱情故事有关。而木兰科植物和传粉甲虫的“跨物种爱情”，已绵延上亿年之久。

玉兰所属木兰科，是地球上最早进化的开花植物之一，在上亿年前的白垩纪就已吐露芬芳。为它们授粉的甲虫，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传粉昆虫。遥想木兰演化之初，尚无蜜蜂，主流裸子植物主要靠风传粉。木兰和甲虫的“接头”，至关重要，两者“相爱相生”，演化出一套共生的精妙机制，共度千万个春天。

“爱情”持续至今，木兰和甲虫却双双面临濒危命运。不同于园林花盛，全球野生木兰科植物超五成身处险境。大约三分之一种类的甲虫也面临灭绝风险。

中国木兰科植物既丰富又独特，包含13属157种，其中区域特有种和中国特有物种共102种。天目山中，即生长着中国特有珍稀濒危植物——天目玉兰。

点亮春天的，从来不是哪个单一物种。单看玉兰家族，惊蛰一过便热闹起来。望春玉兰抢“鲜”探出毛茸茸的“毛笔头”，白玉兰舒展轻盈花瓣，紫玉兰摇曳生姿……一树树“毛笔头”宛如开盲盒，依次绽放，年年岁岁接力绘就春光，这般盛景，已延续千年万年，从未间断。

（作者系博物创作者、自由撰稿人）

# 蜂鸟：“你开什么花我就长什么嘴”

□ 顾云芳



微观视界

栏目主持人：季春红

在自然界中，我们看到的蜂鸟和花朵虽然是彼此独立的物种，但是两者相互依存等众多行为和现象，十分奇特又很有意义。

蜂鸟和花朵之间的关系，是自然界中一个引人入胜的协同进化案例。因为蜂鸟是许多植物的主要传粉者，其长而弯曲的喙(huì)适合在长筒状花朵中采蜜，而短而直的喙则适合在短筒状花朵中采蜜。这种喙的多样性使得蜂鸟能够适应不同种类的花朵，进而促进了植物的繁殖。

蜂鸟与花卉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蜂鸟的喙长和花冠深度之间的匹配关系是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形成，这种关系使得蜂鸟能够有效地从特定类型的花中吸取花蜜，同时也帮助这些植物进行传粉。蜂鸟根据花冠的形态，让其喙通过进化，以更好地适应吸食花冠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蜂鸟取食不同植物，避免食物“竞争战”。

此外，某些植物的花冠特征，如长而窄的花冠和艳丽的花色，也进化出吸引蜂鸟等鸟类传粉者的特征。这种协同进化不仅提高了蜂鸟和花卉的觅食效率和传粉效率，还增加了物种多样性，展示了自然界中物种间的精细平衡和相互依赖。

（作者系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野生鸟类摄影分会常务副理事）



图①：剑嘴蜂鸟。图②：辉紫耳蜂鸟。  
图③：白颈蜂鸟。图④：紫长尾蜂鸟。  
图⑤：黄臀蜂鸟。 顾云芳 摄